

色頭史料薈要



色頭史料薈要

第七輯

包头史料荟要

第七辑目录

1	草原上的足迹 ……………吉合忆述、李廷舫、张士耕整理
12	邓拓同志在包头……………胡 晓
19	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的冯玉祥将军 ……………乔 玲
31	别具一格的包头地毯……………施 坦
44	包头——我国西北皮毛集散重镇 ……………向乔生 贾 曦
98	包头的皮毛店和皮庄(上)(摘译) ……………著者 川井正久 译编者 仁亲
134	洋行掠夺包头皮毛见闻录……………贾 曦 白 玉
146	包头牲畜店起源及发展 ……………付汝弼 王品五 杨万里
155	旧中国包头的邮电通讯事业
163	京剧“四小”名旦李世芳
165	各地回民状况杂记 王绍民
168	日本化装喇嘛在五当召……………巴靖远 云昌秀
174	《包头春秋》……………李绍钦

	阿那瓌的兴起和覆灭 另一条丝绸之路在哪里 隋与突厥在土默川的交往 铁山大战
190	“鹿”的质疑……………陶克涛
200	大青山种种……………宋硕甫
205	包头地区的古钱币……………何 林
209	游访包头杂记丛钞〈七〉 西北丛编(摘)……………林 竞
218	补充·订正·质疑 关于日寇在包大屠杀案的一些问题 ……………王亦民
	图片说明: 图一 邓拓手迹 图二 冯玉祥肖像 图三 汉宫地毯 图四 工人在片剪 图五 停泊着船筏的南海子码头 图六 广恒西皮毛店南院大厅外景 图七 昔日西脑包的驼栈 图八 涨水季节南海子码头木船林立 图九 解放前包头邮政局营业处 图十 包头电话公司成立时的市话交换室 图十一 解放前包头邮政企业最大建筑 图十二 解放前包头电信局营业处 图十三 隋朝北疆形势图 图十四 包头郊区麻池公社燕家梁出土的三晋布币 封二 盘金地毯 封三 古钱币 插页 古钱币

草原上的足迹

吉和忆述、李廷舫、张士耕整理

一、我们的“黄掌柜”

一九三一年暮秋季节，我化名张其胜，以皮毛商掌柜的身份，一个人先行到了包头，住在当时的绥西宾馆。一天，听得茶房在院子里喊：

“张掌柜，有人找！”

我迎了出去。

“啊，黄掌柜！”我按捺不住自己的喜悦。

“怎么样，买卖做得顺手吗？”黄掌柜穿着簇新的青皮棉袍，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走路稳稳当当，说话慢条斯理，真有点富商大掌柜的派头！

“好家伙，总算把你盼来啦！”我无比兴奋地说。

于是，我们进了房间，亲热地交谈起来。黄掌柜郑重地对我说：“我们刚到这个地方，首要的是了解和判断情况，一是眼睛要多看，二是耳朵要多听，三是脑子要多想。然后根据情况，再来决定我们的行动。”

研究完工作后，黄掌柜就回了他住的泰安客栈。

此后，我便按照这个安排，每天做出悠闲自在的样子，到处转转，看看，一晃十几天过去了。

十月的某一天，黄掌柜领着几个买卖人模样的当地人

来见我，经介绍，才知道他们就是乌兰夫（云泽）同志，李森（那时大家都叫他小才）同志和三德胜（也叫三喇嘛）同志。他们都是当地蒙古人，是经朱实夫同志联系与黄掌柜首先见面的。大家虽然都没有公开各自的身份，但彼此都明白我们是同志了。在我送他们出门时，乌兰夫同志靠近我，向黄掌柜看了一眼，悄声地问：“他是不是王若飞？”

“谁！”我听了一怔，两眼盯着乌兰夫同志，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乌兰夫同志又小声地说：“我是说黄先生，他……”

“啊，我们的黄掌柜？”霎那间，我心里象有道亮光一闪。早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学习的时候，经黄平同志介绍，我认识了黄敬斋同志，当时他叫聂莫采夫，是个农民运动专家。后来回国时，成立中共西北特委，由黄敬斋同志任特委书记。在回国途中，我们都叫他“黄先生”、“黄掌柜”，朝夕相处，觉得他可亲可敬，像兄长一般。可根本没有想到，“黄掌柜”就是我党的著名活动家、领导人王若飞同志。对王若飞同志我是无比崇敬的，能跟他在一起工作，我心里乐滋滋的。

西北特委成立后，一直在注意寻找红军，与红军建立组织联系。有一天，王若飞同志从《包头日报》上看到一条有关红军的消息，说是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四军从山西出发，沿途与阎锡山军队作战，到陕北府谷一带，遭到了某军阀的袭击……。他立即找我商量说：“西北特委决定寻找红军，要不要去陕北联系一下呢？你是西北特委军事部长，这任务就由你承担了。”

我信心十足地表示接受这个任务，步行去寻找红军。

王若飞同志考虑问题总是那样认真细致。两天以后，他带来了一个叫“奇新民”的同志给我当助手。

对奇新民同志我并不陌生。回国后，我们曾到归绥一趟。王若飞同志住在归绥的泰安客栈。警察局派人来搜查，没有抓住人，却把衣物行李扣留下了。奇新民那时刚从南京中央军校学习回来，他知道后，穿上军装，闯到客栈，连吓带唬地从客栈讨回了衣物行李，从而帮助王若飞同志脱了险。由奇新民当我的助手，一块儿去找红军，我当然很高兴。

王若飞同志还嘱咐我说：“奇新民不光当过军人，还懂点医学。你这次出去，就装扮成行医看病的张先生，由奇先生护送你出草地。”

二、难忘的教诲

我们准备出发了。“黄掌柜”来叫我到他的泰安客栈去。我以为是谈什么重要问题，便跟他去了。走进他住的房间一看，桌子上摆着酒菜。我马上意识到，这是“黄掌柜”为我饯行了。他向我笑了笑，摆出一付富商大掌柜的架势，对着坐位一摆手，幽默地一点头说：“请，张先生。”

我笑着问：“怎么，喝酒？”

他边脱外衣边说：“喝。”

我坐下来看了看桌上的酒瓶，一瓶是绿的，一瓶是红的，便问：“这是什么酒？”

他亲切地看了我一眼说：

“你这个土包子，连这也没见过。”

他把酒倒在一个薄杯子里，放在热水里去烫。我忙说：“不用烫吧，喝酒干嘛要烫热呢？”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放低声音说：“你见过中国有哪个大掌柜，喝酒时不是拿模作样的，先烫一烫再喝？端起来就喝，那是外国人的习惯。”

我呷了一口青梅煮酒，笑着说：

“这也叫酒？不够劲儿。”

“你这个当大兵的就知道喝白干，不知道摆阔”。

“我们喝酒，也不能光是为了喝酒，这是为了摆阔，给别人看的。”他现出严肃的表情说：“这才更合乎我们两个大掌柜的身份。”

我说：“先在你这儿摆摆阔，再回我那儿喝白干摆摆阔”。

“那可不行。”他向我摆了下手，语气郑重地说：“你以后是行医看病的张先生了，到外面再不能随便喝酒，特别是不能多喝，今天我给你规定个数目，一次不能超过四两。”

我这才明白，“黄掌柜”今天叫我来喝酒，并不是专为叫我喝酒，而是以酒论酒，和我谈喝酒问题。因为我爱喝酒，若飞同志怕我今后单独出去工作出了问题，才专门这样找我谈话。

从为时不多的接触中，我知道他对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得那么周到、细密，和你谈话时，又是那么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幽默中透着严肃，叫你心服口服。

若飞同志象一个慈母那样最后叮咛道：“你以后成了行医看病的张先生，言行举止就得有个先生的样子。走路时

再不能象当军人那样挺胸腆肚、匆匆忙忙的，要适当地把腰弯一弯，头低一低，就是碰到个水沟，也不要一跳即过，要学着先生的样子绕一绕；一个人走路既要留心周围的情况，又不要心神不定地东张西望，让人怀疑；发现有异常情况，可假装提鞋，向后看一看；到一个地方，先要把周围的地形摸清，以防万一……，”边讲边作出样子来给我看。这些肺腑之言，对于军人出身、粗疏而莽撞的我，是多么珍贵。临行，他语调有些深沉了，说道：“一旦发生了意外，一定要沉着冷静，尽量想出合乎情理的口供，而且始终不变；遇到叛徒，一口咬定不认识，或设法使敌人对这个叛徒不信任。在最严重、最紧要的关头，一定要坚持牺牲自己，保存组织！”

一两天后，我便与奇新民远出“行医”了。

三、寻找红军的路上

十月底，塞外一片萧索。

奇新民领我在包头上火车，到陶思浩车站下车，去刀什儿村找到了三德胜，在他家住了三天。这三天，我跟奇新民学了几句乡间行医的行话，就算医学毕业了。他带我到村里“实习”了一番，逢人便讲，我从外面领来个张先生，医道如何如何高明，招徕了好多人求医看病。我那时留了胡子，走到哪里，作出老诚持重的样子，奇新民甘当我的助手。四天后，我们便买了一头毛驴，过黄河，向鄂尔多斯出发了。

因为奇新民曾在准格尔旗当过王爷的卫队长，为了避免遇到熟人，我们专拣没人烟的地方走，直奔乌审旗，一路上

挺顺利。在伊克昭盟和陕北交界的地方，我俩分手了。

我一个人继续前去寻找红军。在一个叫柠条梁的地方，听说红二十四军确实遭受到敌人的袭击，有一部分到了金汤。

甩开大步，我急匆匆地一路打听到了金汤。可是，金汤县的县政府在武清镇，乡亲们说武清镇住着民团，连鸟也飞不过去。

我只好到一个挂着幌子的小店里与人们闲聊，了解进武清镇的办法。店里的人说当地的哥老会和民团都有关系。我便背起药兜子去接近哥老会的人，一两天竟和他们混熟了，我拿出大洋买了大烟土和羊肉，与他们一起吃喝，很顺利地，被哥老会吸收为会员，被命名为“老六”。

我也不知“老六”是干啥的，人家说你到了路口，一报“老六”便畅行无阻。就这样，我顺顺当当地进了武清镇，由哥老会的人领着，走进了民团团长的住宅，去给他看病。

从民团团长的口中得知，红二十四军确实被打散了，另有一支红军，住在旬邑三角园一带。我给民团团长治好了病，告辞要走的时候，他叫家人拿出两块大洋来酬答我。我摆了摆手说：“不必不必，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如团座不弃，鄙人愿交个朋友，高攀不上吧？”

他把钱收了回去，问我：“你要到哪里去？”

我疾思了一下，壮起胆子说：“去旬邑！”

他惊讶地瞪起眼说：“那里有红军，你怎么去那儿？”

我故作神秘地、但又很知心的样子，对准他的耳朵低语：“我有任务。你还看不出我是军医？是杨虎城主席派我

到那边去，刺探红军情况的。”

他“啊”地松了口气，黄牙一呲：“那咱们是一道的，我送你过去。”

他真的给我派了个护兵，送我到一个叫二道川的地方，在一个哥老会“码头大爷”家住了一宿。第二天，又由一个叫曹红彦的青年带我去红军住的地方。

就这样，我终于找到了谢子长和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一支红军——红二十六军，并留在那里工作了三个月，完成了西北特委交给自己的任务，实现了若飞同志的嘱托。

四、从包头到归绥

半年后，我回到了包头。我和若飞同志分开半年多了，这半年多天气里，情况会有什么变化呢？他还住在泰安客栈吗？我极力抑制着急切和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泰安客栈。进院碰到了茶房，我问道：

“有个黄掌柜在不在？”

茶房一愣，瞪着眼看我：“哪个黄掌柜？”我试探着说：“叫黄敬斋。”

“啊！”他听了立刻现出惊惶的神色，压低声音说：“你知道他是什么人？”

我一看情况不对，赶紧说：“不知道，我不认识他。我从宁夏来，有个掌柜的叫我给他捎个信，买了些货……。”

茶房说：“你赶紧走，他是共产党，叫警察给抓走了。”

“哎呀，这我可不知道！”我猛觉得头脑里“嗡”的一

声，说着调头就走。这消息就象一瓢冷水，猝然泼在了我的心头。我多么想再见到他，向他汇报我奔走半年的经过，再聆听他的教诲呀！

王若飞同志被捕了，我和组织失掉了联系。该到哪里落脚，今后又怎样开展工作呢？我想起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想起了中共西北特委的任务：“……以搞农民运动和民族工作为主，以秘密工作的形式，恢复和开展党的工作。”同时我又想起了半年多以前见过面的乌兰夫、李森、三德胜等当地蒙古族同志……。于是，我到小店里背起马褡子，和店主人打了个招呼，就向着火车站走去。

当天下午我从包头上了火车，本来想到刀什儿村去找三德胜，应该在陶思浩下车，可是我记错了车站而到了察素齐。怎么办呢？我这时想起了我们回国时给我们拉骆驼的陈老三。这人沉默寡言但很有心计，是一个十分可靠的人。我还记得陈老三家住归化城西顺城街三十八号，便决定到归绥去找一找他。

可是，陈三嫂告诉我，陈老三前不久病故了。

王若飞被捕，陈老三病故。我的心象刀剐一样疼痛。

陈三嫂说，关于我走后的事，陈老三的弟弟陈老四也知道，便把陈老四叫来了。陈老四把我领到他家告诉我：“黄敬斋被捕了，云泽（乌兰夫同志）去了苏联，朱实夫也走了，后地（指外蒙）又派来了人。”

我问：“谁？”

他说：“叫罗勃夫。”

“罗勃夫！”我激动地叫着这个名字，“我认识他，他哪？”

他说：“他这会儿正和小才（李森同志）他们在一起，你还是先去找三德胜，让三德胜领你去找他们。”

第二天，他请我吃了顿烧卖，给我买好火车票，送我到车站，又嘱咐我：“陶思浩下车，向西北走，刀什儿村。”

我很感激地和他道别，在土默川革命的星火之初，他是一颗闪烁的火种。

五、土默特地下

我很顺利地找到了三德胜，他把我安排在美岱召他的岳父家里。

正当我一个人在屋子里有点待不住的时候，突然，背后有人冷不防按了下我的脖子，吓得我激凌一震，扭头一看，原来是李森。我惊喜地喊道：“小才！”便亲切地互相拍着对方的肩膀。

从李森这里了解到，美岱召这个地方比较可靠。罗勃夫——曾涌泉同志，四川人，是共产国际派回来协助王若飞同志工作的。若飞同志被捕后，他在李森等同志的协助下，以做小买卖为掩护，在这里作民族工作，自然得靠当地蒙族同志的支持和帮助。

转眼进入中伏，土默川割麦子的季节，正是乡间土医生串乡卖药的好机会。我赶紧下乡“行医”去了。凭着我个大腿长，甩开大步疾走如飞，在为时不长的时间里，我以美岱召为中心，沿着大青山麓，西到离包头不远的石拐沟，东到临近归绥的毕克齐，南到黄河岸，北到山根底，串乡走户“行

医”。前山的麦子割完了，我又背着药兜子翻过大青山，到了后山的武川一带……

这期间的工作，主要是和蒙族群众接触，在蒙族群众中了解情况和进行革命活动。一方面了解和掌握民族方面的情况，启发蒙族群众的阶级觉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方面从民族工作入手，推动农民运动。国民党反动派对少数民族实行大汉族统治，蒙古族普通群众身受重重的剥削和压迫，对国民党反动派充满仇恨，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蒙古族群众有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和气节，你真心实意地对他好，他就会真心实意地信任你、保护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卖你。从客观上讲，三德胜、李森同志都是当地蒙古人，又都在“老一团”当过兵，他们向我介绍与我接近的蒙族同志，几乎全是在“老一团”当过兵的蒙古人，我也是当兵出身，所以很容易跟他们谈在一起。

萨拉齐北面有个靠山的村子叫水涧沟门，有一股清凌凌的溪水从大青山里流出来，可以灌溉山畔上的土地。我到这个村时，正是秋庄稼浇水季节。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听到人们议论浇地的事，有的愁眉苦脸，有的愤愤不平……。原来，村里有个地主，每到浇地时都要霸水，先尽他浇够了，才肯把水让给穷人，但这时早已误了浇水期。年年如此。今年人们又担心自己的庄稼浇不上水了。

这是个蒙汉杂居的村子。我听了这个情况，就以行医为名找了几个蒙族农民，串通他们与汉族农民联合起来和地主说理、斗争。

我说：“全村的蒙汉穷人拧成一股绳同他斗，人多力量大，他就怕了，不敢欺压穷人了。”“水是从山里流出来

的，又不是从他家水瓮里流出来的，把水按土地多少分股子，财主占多少，穷人合起来占多少，分开后同时浇，这才是合理的。”

他们都认为这个办法挺好，也有了胜利信心，找我“看病”的蒙、汉族穷苦人也就更多了，我的屋子几乎成了会议室。

就这样，大家终于联合起来同地主展开了说理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

这场争水胜利的消息传出去，还登了萨县小报。我看到报纸后，无声地笑了笑，就赶快离开这里到别处“行医”去了。

这次争水的胜利，使我再一次受到了莫大的启发和教育。在我国的原野上，多么需要革命的火种啊！

邓拓同志在包头

胡 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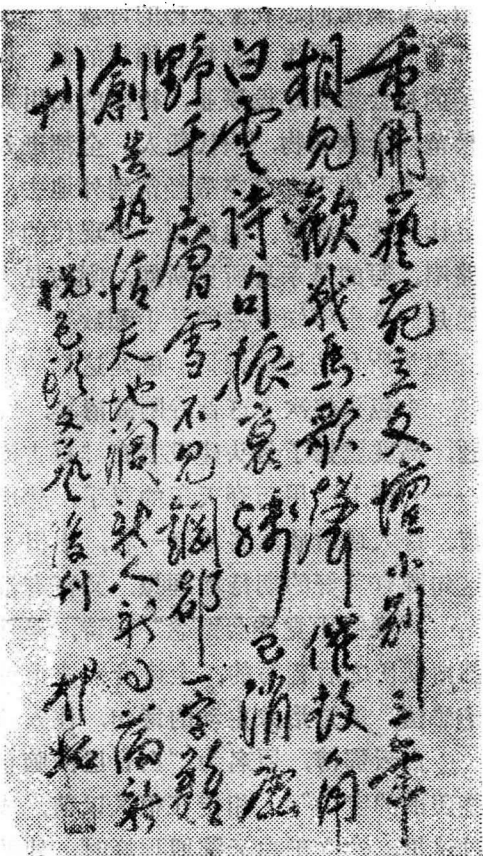
学习了不久前出版的《邓拓同志诗词选》和《燕山夜话》、《邓拓散文选》之后，想起了十七年前邓拓同志来包头时留下的一些诗词。我觉得收集这些诗词，加以发表，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为此，我访问了许多当年受到邓拓同志接见的老同志，以便做到完整无缺地汇集保存这一段史实。

一九六四年，当时身为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的邓拓，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参加华北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会后，邓拓同志应包头市委的热情邀请，于三月上旬来包头作短期参观访问。邓拓同志视察了白云鄂博铁矿等许多单位，并利用空隙接见了包头文艺界、新闻界、教育界、科技界的一些同志，进行了座谈。

座谈会是在包头青山宾馆一号楼接待厅进行的。邓拓同志中等身材，面庞清瘦，仪容整洁。他在座谈会上，用略带福建口音、娓娓动听的声调，就如何加强党的宣传、文艺、教育等工作，办好具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报刊、广播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他说：“毛主席提倡说话、写文章要开门见山，我们应当响应这个号召。”“在包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这么多，周围这么空旷、辽阔，……象毛主席说的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以写最新最美

的文字，多好啊！”他强调：“新闻、报纸、电台、文艺创作、演出、刊物，都应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为此，他要求编辑记者应当成为博学多识的人才，把报刊办得富有特色。邓拓同志的讲话，态度恳切，才思敏捷，举例生动。他着重强调了党的宣传工作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由于时间不足，市领导同志征得邓拓的同意，决定再座谈一次。

第二天下午，座谈会仍在原地进行。问题谈得比前一次更具体，气氛也比前一次更热烈。会议结束后，根据大家的要求，邓拓同志即兴题赠诗词。他诗才横溢，书法劲秀，濡墨挥毫，转瞬即成。邓拓同志题写了歌颂包头建设的一首七律和题赠白云鄂博党委的五律诗。之后，应包头日报、广播电台、教育局、文化局、科委和青山宾馆等同志的请求，也即席赋赠。



图一 邓拓手迹